

试论《红楼梦》所受《肉蒲团》“直接的影响”

杜贵晨*

〔摘要〕《红楼梦》与《肉蒲团》之书名与题旨实出一辙,总体构思如一,都有“一僧一道”;未央生是“皮肤滥淫”的贾宝玉,贾宝玉是“意淫”的未央生;《肉蒲团》“花册”是《红楼梦》写“金陵十二钗”册子的蓝本;两书有共同的小说理论甚至习惯用语。曹雪芹应该读过《肉蒲团》,《红楼梦》受《肉蒲团》“直接的影响”多而显。这既是《肉蒲团》对后世影响的一个亮点,也是已经难得有新发现的“红学”的一个新发现。

〔关键词〕《肉蒲团》;《红楼梦》;顽石;花册;创作影响

研究《红楼梦》的人极多,研究《肉蒲团》的人极少,研究《红楼梦》与《肉蒲团》关系的人更少之又少。有之,笔者或翻检未遍,仅见美国华裔汉学家余国藩先生曾说过:“不论《红楼梦》或《肉蒲团》,这两部旧小说都用过‘顽石点头’的竺道生传奇,显示‘直接的影响’大有可能。”^①其所谓“直接的影响”或借自他人成说,但这里具体所指应当是《肉蒲团》直接影响了《红楼梦》化用竺道生“顽石点头”的故事,从而其所道破《肉蒲团》与《红楼梦》的关系也仅此一点,又点到为止,所以至今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与进一步讨论。然而这既是罕见的研究《红楼梦》与《肉蒲团》关系的一例,又其判断未尝不可以引人遐思,即《红楼梦》所受《肉蒲团》“直接的影响”是否还有其他?这一影响全面的情况如何?笔者以为这都是值得注意与讨论的。因此本文试作两书的比较,得到初步的认识是,曹雪芹应该读过《肉蒲团》,《红楼梦》确实受有《肉蒲团》的“直接的影响”;比较《红楼梦》的“深得《金瓶》壶奥”^②,其受《肉蒲团》的影响不说更大更深一些,也可说是更多更显一些。具体说明如下。

一、两部小说书名、题旨实出一辙

《红楼梦》虽“深得《金瓶》壶奥”,但许多地方并非效仿《金瓶梅》而来,有大相径庭者,明显如其诸多异名中独得流行的今名,就与《金瓶梅》取书中三女性名中各一字缉缀而成的命名之法不同,是从

*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50014。

① 余国藩:《〈红楼梦〉、〈西游记〉与其他——余国藩论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17页注[77]。

② 郑红枫、郑庆山:《红楼梦脂评辑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比喻的、象征的、寓意的角度而设,同时具有哲理的、醒世的、教化的特点。这一种命名方法,上溯“四大奇书”,可视为《水浒传》命名传统之流亚,但在具体的意义与形式上,与之更切近的书名则是《肉蒲团》。

顾名思义,《肉蒲团》是把男性对女性肉体的沉湎比作佛教禅宗“蒲团”之上的修行打座,以在肉欲即性的沉沦中得到教训为参禅悟道之机,即书中第二回孤峰和尚所说“居士请自待娶了佳人之后,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得实际”^①。所以“肉蒲团”的真义实为“女色梦”或“风流悟”,后世《醒名花》、《情梦栢》等小说的命名都循此逻辑。《红楼梦》亦然,其所谓“红楼”喻指女子,书中称“女儿”,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②。全书正传所写,也就是自认为“粪窟泥沟”(第七回)的“怡红公子”(第三十七回)贾宝玉作为神仙下凡所经历人世的一番“情劫”^③。对此,脂批的说明是:“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第一回)所以,《红楼梦》的“情”在逻辑上正等同于《肉蒲团》的“肉”。前者题作“红楼梦”,实以表明其意在写“情悟”(第三十六回),后者题作“肉蒲团”,则实以表明其意在写“肉觉”(《肉蒲团》一名《觉后禅》)。二者各自所要破除痴迷的对象虽有“肉”与“情”的不同,但所标榜最终要“觉”与“悟”到万事皆空的醒世教化意图,却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红楼梦》虽“深得《金瓶》壶奥”,但并非只是从《金瓶梅》模拟变化而来,最明显是其书命名之取径就与《金瓶梅》不同,而与由《金瓶梅》写性衍化成书的《肉蒲团》更为形似,其所寓含醒世教化的题旨也与后者有相当程度的神似,说它们如出一辙,实不为过。

《肉蒲团》基本上可定为李渔(1611—1680)所作。在《红楼梦》之前,章回小说命名也没有

比《肉蒲团》与《红楼梦》更加近似者。或者言之,但从总体上《红楼梦》与《肉蒲团》关系的密切(详下)上考量,也是受到后者影响的可能更大一些。因此,我们推测二者之间的联系,正是可以改一字曰实出一辙。这也就是说,《红楼梦》不仅“深得《金瓶》壶奥”,还可以认为其作者曹雪芹阅读研究过《肉蒲团》,所以《红楼梦》的命名舍《金瓶梅》之法而仿于《肉蒲团》,受到了《肉蒲团》“直接的影响”。

二、两部小说总体构思如一

《红楼梦》的故事不必说了。《肉蒲团》故事大略说,元代致和年间,有孤峰长老人称布袋和尚,一日在括苍山中佛堂打坐蒲团之上,未央生来拜佛并礼见,和尚欲化未央生出家,而未央生坚持要做“天下第一位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并不惧“奸淫之报”,以为“一人之妻女有限,天下之女色无穷”,“淫了天下无限的妇人”,天公也无可奈何。孤峰“和尚……知他大块顽石推移不动的人”,不可教谕,只好造就其“待娶了佳人之后,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还要来见贫僧,商量归路”。然后未央生娶道学腐儒铁扉道人女儿玉香为妻,不久即以游学为名,外出寻春。在侠士赛昆仑的帮助下,由术士以狗肾改造做大了阳具,并习得采战之术。先是勾引卖丝商人权老实的妻子艳芳通奸,后即买为外室。艳芳怀孕,未央生又通秀才轩轩子之继室香云。香云介绍其表妹儒生卧云生之妻瑞珠和倚云生之妻瑞玉以及孀姑花晨,五人常联床为欢。而权老实在得知其妻为未央生所占之后决意报复,卖身为仆得入铁扉道人家,诱奸玉香致其怀孕,并携其私奔京师,卖至妓院日夜接客。玉香从鸨母仙娘习得房中绝技,名动京师。瑞

^①情痴反正道人:《肉蒲团》,日本宝永刊本。本文引是书正文及评语均据此本,以下仅随文说明或括注回数。

^②曹雪芹、高鹗:《红楼梦》,脂胭斋评,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本文以下引是书同此本,仅于文末括注回数。

^③陈少海《红楼复梦》第一回:“时在青埂峰前遇赤霞仙子……仙子曰:‘神瑛当日转落人间,恐其不解情旨,是以令吾妹可卿开其情障,以了尘缘。谁知伊等为风月所迷,结成情劫,难以遽解。因金陵十二钗,本系有情无缘,难以强合。今既有情缘,须当配合。’”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2页。

珠的丈夫卧云生和瑞玉的丈夫倚云生将玉香包养,香云的丈夫轩轩子也从中沾惠。未央生慕名赴京嫖妓,玉香知是己夫,无颜相见,羞愧自尽。未央生遭众嫖客殴打,又见欲嫖之妓竟是自己的妻子,方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乃大彻大悟,回括苍山拜孤峰长老,落发修行。“自取法名‘顽石’,一来自恨回头不早,有如顽石,二来感激孤峰善于说法,使三年不点头的顽石仍旧点起头来。自此以后,立意参禅,专心悟道”。但仍为肉欲所苦,乃挥刀自宫。终与权老实、赛昆仑一起忏悔旧恶,摩顶受戒,随孤峰长老坐化。

如上《肉蒲团》的故事,若再加概括,观其大略,则是未央生这“大块顽石推移不动的人”即后来法名自号“顽石”之和尚的纵欲史,同时又是其在“肉蒲团”上的修行史,是以未央生为主人公的一部“顽石记”。这就与本名《石头记》的《红楼梦》核心故事如一,并进一步体现在情节上的极大相似,具体有四:一是《肉蒲团》写未央生悔过后“自取法名叫做‘顽石’”,而《红楼梦》写贾宝玉与“顽石”扑朔迷离,实一而二,又二而一,并且程高本百十五回写贾宝玉也正是自称“弟至浊至愚,只不过一块顽石耳”,二书各自中心人物皆涉“顽石”之性与象,情状如一;二是《肉蒲团》正传开篇写有孤峰和尚劝阻未央生(“顽石”)不去寻“天下第一位佳人”而不听,而《红楼梦》也写有“一僧一道”劝阻“顽石”(或即贾宝玉)不必下凡寻求“乐事”,而“顽石”不听,并各示以未来的劫数,虽劝阻者有一僧与“一僧一道”的差别,但二者开篇叙事的“劝阻”情节取径如一;三是《肉蒲团》写未央生(顽石)最后还由孤峰和尚度脱,而《红楼梦》写贾宝玉(顽石)最后也还由“一僧一道”挟持,虽有因“色”与因“情”的不同,但同为写出离世间法之“悟道”出家为僧的结局是一样的;四是《肉蒲团》与《红楼梦》虽篇幅差距甚大,但都在第一回议论“道学”或“理治”之书、“风流小说”或“适趣闲文”,又都在第五回写有收录女色的“册子”,此一布局近乎雷同。

总之,《肉蒲团》与《红楼梦》写“顽石”要求

并与宗教神秘人物达成“协议”的入劫与出劫的总体构思,诚如余国藩先生所说都本于竺道生“石点头”的佛教传说为出于一辙,而布局雷同之处亦彰然可见。但二者之间,《肉蒲团》为首创,而《红楼梦》显然应当是受到了《肉蒲团》“直接的影响”。

三、《红楼梦》“一僧一道”亦有《肉蒲团》的影响

《红楼梦》中有“一僧一道”,主要作为“顽石”——宝玉的引路人与监护者,往往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出现。这一现象渊源有自。历史地看,章回小说中出现“一僧一道”的现象是唐以后“三教合一”影响的结果。就章回小说自身发展而言,以与小说中心人物命运攸关为标志,“一僧一道”形象的发生,或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就已经有了端倪。虽然从“尊刘贬曹”的角度,分别与曹魏或孙吴相关的左慈和于吉是不必说的,但与作为全书叙事中心的蜀汉领袖刘备相关的有神仙李意,而与刘备所最为信赖的关羽相关的有普静和尚;《水浒传》中“一僧”应是鲁智深或说其师父智真长老,而“一道”就是公孙胜或说其师父罗真人了;《西游记》中人物除魔怪之外几乎非僧即道,似难各举其一,但是若以孙悟空为主人公作细致的区别,则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观音菩萨和太白金星可分别当之(前者于孙悟空有救拔护佑之恩,后者是天庭唯一主张“招安”悟空的神仙);《金瓶梅》中的僧、道也很不少,但与西门庆及其一家命运关系最大的却只有胡僧和吴神仙。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设计,远源应该就是如上“四大奇书”围绕中心人物命运各隐约有一僧一道提点护佑的写法。但是,这“直接的影响”却来自《肉蒲团》,根据有二:一是两书各自的主人公即“顽石”与宗教神秘人物达成历劫回归“协议”的环境极为相似。《肉蒲团》中于未央生命运始终其事的孤峰长老即布袋和尚,其居在括苍山,而号为“孤峰”。“苍”者,青也,绿

也。“括苍山”之“孤峰”意象,使人很容易想到《红楼梦》中“顽石”所栖身的“青埂峰”。而两书写“顽石”就是在几乎同样的山峰下与宗教神秘人物达成历劫回归“协议”的。二是《肉蒲团》写与未央生性命攸关的正是有一僧一道。一僧即孤峰长老不必说了。一道即那位“相貌奇伟,是个童颜鹤发的老人”的术士,正是他满足了未央生“使微阳变成巨物”的需要,帮助未央生克服了历劫纵欲的一大难题。虽然《肉蒲团》中还写有一位侠士名字拟于唐人小说《昆仑奴》中人物叫赛昆仑的,做了未央生寻春猎艳的帮办,使书中人物儒、释、道、侠等流派俱全,但在诸色人物中,先后对未央生“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起到“临门一脚”作用的,还应当说是“一僧一道”,即孤峰和尚和那位为之改造阳具的术士,至少要说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更为特殊而作用更为突出一些。也许因此引起曹雪芹的注意和效仿,是《红楼梦》写“一僧一道”可能的来源之一。

当然,无论从彼此的关系与各自作用的性质看,《红楼梦》中“一僧一道”与《肉蒲团》中和尚、术士也有明显的不同,但那主要是由于作品题旨需要的差异不得不然以及《红楼梦》后来居上的结果。所以,总之《红楼梦》“一僧一道”形象组合的成功运用,虽渊源“四大奇书”的传统,具体较多是《肉蒲团》“直接的影响”,但毕竟还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结果。

四、贾宝玉形象有取于未央生

上所论及《肉蒲团》亦如《红楼梦》是一部“石头记”,根本原因是两书各自的中心人物未央生与贾宝玉都被喻为或写为“顽石”,所以与文本明确写出的“顽石”之象密切相关,这两个人物迷于“色”或痴于“情”之性的难以改易如“顽石”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无另外形象可以相对看,应该是《红楼梦》写贾宝玉有取于《肉蒲团》中未央生形象一个有力的证据。但还不止于此,另外至少有如下相似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形貌描写看,两人均极风流。《肉

蒲团》第二回写未央生曰:“那书生的仪表生得神如秋水,态若春云。一对眼睛比他人更觉异样光焰。大约不喜正观,偏思邪视,别处用不着,唯有偷看女子,极是专门。”《红楼梦》第三回写贾宝玉曰:“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两处描写都重在传神阿堵,而除有“好色”与“痴情”之别外,未央生与贾宝玉显然皆风流才子型人物。第二,各自作者对主人公的天赋评价如一。与一般才子佳人小说对才子容貌赞不绝口的倾向相反,《肉蒲团》写“(孤峰)和尚心下暗想道,好个有知识的男子,只怪造物赋形有错,为何把一副学佛的心胸,配一个作孽的相貌”(第二回),《红楼梦》写贾宝玉也是说“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又说他“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第三回)各从释或儒家的标准对所写主人公的形质表示了几乎同样的遗憾,评价如一。第三,从才性看,两人均不专心于举业。《肉蒲团》中有大量讽刺儒生与科举制度的内容,写未央生虽有“幸而挂名两榜,也替朝廷做些事业”的功名之念,但是比较做“才子”的功业,他第一要务的是“才子”的风流。如第四回写“未央生别了丈夫妻子,出门游学。信足所至……他把作文会友当了末着,只有寻访佳人是他第一件要紧”;而《红楼梦》写贾宝玉则是“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第三回),最讨厌听那仕途经济的“混账话”(第三十二回),所以“最喜在内帏厮混”(第三回)。在《肉蒲团》与《红楼梦》之间,人生目标上如此相近的人物,其他小说中未见。第四,从生活习性看,两人各有喜与不喜之一癖。《肉蒲团》写未央生“只因性耽女色,不喜日而喜夜,又不喜后半夜而喜前半夜,见《诗经》上有‘夜未央’之句,故此断章取意名为‘未央生’”;《红楼梦》与林黛玉的“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相对,写“那宝玉的性情只愿人常聚不散,花常开不谢”(第三十一回)。第五,从人生的结局看,如上已论及都是出家皈依了佛门,并且在历劫以至出家的人生旅途中,各自都是得到了佛、道人物不同形式的帮助。

如上贾宝玉与未央生的诸多相似、相近的描写表明,贾宝玉形象的塑造极似有取于未央生。但这不是为模仿而模仿,而是由《红楼梦》的“以情悟道”(《红楼梦》甲戌本第五回写警幻仙姑语)与《肉蒲团》可说是“以色悟道”题旨的相近和所写人物性情根本相通所决定的。实际上若略其玄黄而独鉴骨相,两书都公开标明写“淫”,但《肉蒲团》所写为“淫”之技,未央生可谓“皮肤滥淫”之形而下的贾宝玉,《红楼梦》所写为“淫”之道,贾宝玉是“意淫”即“知情更淫”,所谓“天下第一淫人”之形而上的未央生。二者的区别只在淫于“肉”或淫于“情”之间,而同为性情之“淫”,并无根本的不同。这一根本之点决定了《红楼梦》写贾宝玉可以在某些方面有取于未央生。例如不喜科举一点,在《肉蒲团》是为了腾出笔墨写未央生之“皮肤滥淫”,而在《红楼梦》则是留为写贾宝玉“最喜在内帏厮混”的余地。不仅是为了讥弹科举制,甚至主要不是为了讥弹什么,而是围绕“大旨谈情”的一种艺术上的取舍。

五、“金陵十二钗”册子仿 《肉蒲团》“花册”

《红楼梦》第五回写太虚幻境薄命司有“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分装于三橱,每橱一册,每册收录女子十二名。册中收录,多为单列,偶有合并,均有图有文,图文照应,寓写女子性情命运。如写贾宝玉观览“正册”云:“又去取那‘正册’看时,只头一页上画着是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地下又有一堆雪,雪中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诗道:‘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这是合写林黛玉、薛宝钗的,如此等等。《红楼梦》后来相关描写,虽实际上由于全书没有写完或后四十回不全出于曹雪芹一人之手的缘故,有的与图文所寓写并不十分合榫,但今本《红楼梦》写有关女子形象大体根据于此。所以《金陵十二钗》册子等于《红楼梦》写主要女性形象的大纲,其作用

除与接下所写“《红楼梦》十二支”曲子配合以总括全书之外,具体则是于全书进入正文描写之初,为每位主要女性人物的命运设定了路线图。这一设计的全部可说前无古人,但论其创意与大略,溯源却很可能是《肉蒲团》中写未央生为猎艳所制的“花册”。

按在《肉蒲团》中也是第五回的《选丰姿严造名花册,拘情面宽收雪鬓娘》,写未央生寻芳猎艳,来往张仙庙中:

自起先入庙之时就钉下一本袖珍册子,藏在夹袋之中,上面题四个字“广收春色”。凡是烧香女子,有几分姿色,就登记入册。如妇人某人,年岁若干,良人某某,住居某处,都细细写下名字。旁又用朱笔加圈,以定高下。特等三圈,上等二圈,中等一圈。每一名后面又做四六批语,形容他的好处。

但书中显然因叙事的必要,仅列明登记女子四名,包括“某月某日遇国色二名,不知姓氏”者,分别是:“银红女子一名。年可十七八。察其情意,他于归未决,而欲窈未开者。”批:

此妇态如云行,姿同玉立。朱唇绽处,娇同解语之花;纤步移时,轻若能飞之燕。眉无忧而常蹙,信乎西子善颦;眼不倦而慵开,应是杨妃喜睡。更可爱者,赠人以心,而不赠人以物,将行无杂佩之遗;示我以意,而不示我以形,临去少秋波之转。殆女中之隐士,闺闼内之幽人。置之巍等,谁曰不宜?

又有“藕色佳人一名。年可二十许。察其神气,似适人虽久,而原阴未斫者”。批:

此妇丰神绰约,意致翩跹。眉无待画之痕,不烦京兆;面有难增之色,焉用何郎?肌肉介肥瘦之间,妙在瘦不可增,而肥不可减;妆束居浓淡之际,妙在浓似乎浅,而淡似乎深。所可怜者,幽情郁而未舒,似当开不开之菡萏。心事含而莫吐,怠未谢愁谢之芳菲。所当与前并压群芳,同称国色者也。俟面试后,再定元魁。

第十二回还写道:“翻着一个名字叫做香云。批

他的拟语,虽不多几句,比别个人的略加厚些。这分明是第一等之中第一名,比绝色的女子,力争一间也。”批云:

此妇色多殊美,态有馀妍。轻不留痕,肢体堪擎掌上;娇非作意,风神俨在画中。因风嗅异香,似沾花气;从旁听妙语,不数莺簧。殆色中之铮铮,闺中之娇娇者也。拔之高等,以冠群姿。

这几名女子分别就是后来未央生与之淫乱的瑞珠、瑞玉、花晨和香云等。第十六回借花晨之口说“批语”竟像“写照的一般”。而全部“花册”在《肉蒲团》中的作用,也正就是如后来“金陵十二钗”册子为《红楼梦》中写女性人物的大纲。

如上把《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册子与《肉蒲团》题曰“广收春色”的“花册”相对照,可知除了《肉蒲团》“花册”比《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册子多了儒者批书的加圈而缺少图画之外,两书中的册子同是写在第五回,同是作有评介性的韵语,同是起有书中后来描写主要女性人物大纲的作用。这种高度的一致性,似不会出于偶合,而应是表明《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册子,有自《肉蒲团》“花册”模仿变化而来的极大可能。

顺便说到,《肉蒲团》中是先写了未央生收买“春宫册子”教诱妻子玉香,后来才又写“广收春色”册子,后者显然从前者脱化而来。由此推测《红楼梦》写“金陵十二钗”册子的远源,应该是《肉蒲团》所写到的明清时流行的“春宫册子”,未必不有一定的合理性。

六、两部小说理论雷同

《肉蒲团》与《红楼梦》作者于其所写大约都有所不自安,所以书中特别是《红楼梦》中多有作者自我辩护性质的小说理论,有的似曾相识。如《肉蒲团》第一回结束云:

做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看官们不可认错他

的主意,既是要使人遏淫窒欲,为甚么不著一部道学之书,维持风化,却做起风流小说来?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风易俗之法,要因其势而利导之,则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靡荡极矣。若还著一部道学之书,劝人为善,莫说要使世上人将银买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舍经藏的,刊刻成书,装订成套,赔了贴子送他,他还不是拆了塞瓮,就是扯了吃烟,那里肯把眼睛去看一看?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劝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使他瞿然叹息……幡然大悟……自然不走邪路……《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谓就事论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做稗官野史之人当用此术,就是经书上的圣贤,亦先有行之者。

然后举《孟子》载孟子说齐宣王故事,并议论道:

做这部小说的人得力就在于此。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来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凡遇叫“看官”处,不是针砭之语,就是点化之言,须要留心体认。其中形容交媾之情,摹写房帷之乐,不无近于淫褻,总是要引人看到收场处,才知结果,识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橄榄书,后来纵有回味,其如入口酸涩,人不肯咀嚼何?我这番形容摹写之词,只当把枣肉裹着橄榄,引他吃到回味处也。

这里我们需多加注意的是其所论“道学之书”即“橄榄书”,“风流小说”即“枣肉裹着橄榄”之书,以及认为“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等等的判断。

《红楼梦》第一回中也议论说:

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

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

与上述《肉蒲团》之论相比较,《红楼梦》此说与之相同处有四:一是《红楼梦》所称“理治之书”实即《肉蒲团》所谓“道学之书”;二是《红楼梦》所称“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的“适趣闲文”,虽没有标榜其内核仍旧是“橄榄”,但也差不多就是《肉蒲团》所称“枣肉裹着”的“风流小说”;三是《红楼梦》对世俗阅读风气的判断也是完全一致的;四是两书同是在第一回议论“道学”或“理治”之书、“风流小说”或“适趣闲文”,从而表明它们不仅内容而且形式上也似曾相识。

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红楼梦》的小说理论也受到了《肉蒲团》的“直接影响”。

七、两部小说特殊用语有惊人相似

以上讨论中实际已经涉及到《红楼梦》用语与《肉蒲团》极为相似之处,如两书称其主人公均用“顽石”;《红楼梦》所称“理治之书”与《肉蒲团》所谓“道学之书”;《红楼梦》称贾宝玉为“‘天下第一’淫人”而《肉蒲团》写未央生要做“世间第一个才子”,要娶“‘天下第一’位佳人”等,也许不足以证明《红楼梦》在语言上也受有《肉蒲团》之“直接的影响”。但下面的一例却可能使这一结论得到有力的加强,即《肉蒲团》中有一特殊用语曰“只是一件”,书中至少用了17次,如:“只是一件,人参附子虽是大补之物,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只是一件,这种药性与人参附子件件相同,只有出产之处与取用之法又有些相反,服药者不可不知”(第一回)。如此等等,在一部中篇规模的小说中,可说是显著的习惯用语。

这一用语的文本渊源虽难以遍寻,但检对后世小说影响最大的明代“四大奇书”,只有百

回本《水浒传》中用有7次,《金瓶梅》中用过1次是移植《水浒传》的,《西游记》中用过2次。由此可见在文学文本的传统上,《肉蒲团》常用“只是一件”之语,溯源应该是《水浒传》。

有了这一参照,我们先顺便看一下李渔小说《十二楼》中,居然与《肉蒲团》中这一用语的出现同为17次。其频率相当,可以加强多数学者以《肉蒲团》为李渔所作的结论。然后,我们把《红楼梦》与其作者曹雪芹主要生活过的南京和北京的小说家们的作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中的这一用语出现的情况相对照,检索的结果是《红楼梦》中8次,《儒林外史》和《儿女英雄传》中均0次。由《红楼梦》与成书于南京或北京之两书的差异大约可知,《红楼梦》也较多用此语,却应该不是南京或北京地域语言习俗的反映,而最大可能是来自于前代文学文本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来源,依次上溯即李渔的《肉蒲团》或《十二楼》,更早或是罗贯中的《水浒传》。

因此,再参以上论《红楼梦》与《肉蒲团》的种种相通、相似乃至雷同,可以断定《红楼梦》8次用“只是一件”的句式,极有可能是受到了《肉蒲团》的“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红楼梦》从书名主旨到框架结构、中心人物塑造、重要物象与情节的设计,以至创作的指导思想等文本各基本的层面上,都明显有与《肉蒲团》相通、相近、相似或曰雷同之处,甚至有“顽石”、“册子”以及“括苍山”、“孤峰”与“青埂峰”、“只此一件”等关键意象或用语的极为一致。这些一致处,个别观之虽不足为《红楼梦》受到《肉蒲团》“直接的影响”的证据,但合而观之,其多而显至令人惊奇的地步,却决不会是《红楼梦》创作与《肉蒲团》的偶合,而是合乎逻辑地指向证明曹雪芹读过《肉蒲团》,对后者有自觉学习与借鉴的结论。因此,《红楼梦》诚然如脂评说“深得《金瓶》壶奥”,但同时《肉蒲团》也曾是《红楼梦》创作的楷模。其有取于《金瓶梅》者或可说大而深,而有取于《肉蒲团》者却可谓多而显。唯是至今“红学”研究几已无所不至,其有取于《金瓶梅》大而深者难

说而说者已多,取于《肉蒲团》多而显者易言却言者极少,似非容易理解的现象。

这是否有“红学”殊不愿意与《肉蒲团》绝不可能成立的“肉学”沾边的原因?倘若如此,就未必“红学”的幸事与高明。因为虽在今天一般看来,《红楼梦》是古代高雅小说的代表,《肉蒲团》仍如百年前的看法仍是最下流的作品之一,但这无论古今都只是出于道德的评价,而文学其实还需要特别是在学术领域里更为需要美学的评价。所以《红楼梦》所受《肉蒲团》“直接的影响”,仍是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又即使从道德的评价看,其实在清朝的某些人看来,《红楼梦》不仅与《肉蒲团》为一路货色,而且“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戈矛也”^①。对此,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认可其以《红楼梦》为“淫书”的看法,但也不能不看到此书某种程度上与《肉蒲团》为一脉,是从后者一类“淫书”中蝉蜕而来之文学经典的一面,承认其不仅“深得《金瓶》壶奥”,而且

从《肉蒲团》模拟所得甚多,迹象甚显,读者不可也不当回避,而应当认真看待并加以研究。因为这既是《肉蒲团》对后世影响的一个亮点,也是已经难得有新发现的“红学”的一个新发现。

当然,如上考论未能举出如曹雪芹写《红楼梦》有意取法《肉蒲团》之类的铁证,而且《红楼梦》写“顽石”也应该不只是受到了《肉蒲团》“直接的影响”,还可能与《西游记》写“遂有灵通之意”的花果山“仙石”有关^②。但文献有阙,笔者作为后人考证之能事亦如此而已。读者或信或疑,各有尊便。但笔者以为,无论有无曹雪芹直接阅读效法《肉蒲团》的直接证明,都丝毫不减弱本文以上所揭蔽《红楼梦》与《肉蒲团》如此众多惊人之相似描写的意义。而且倘若两部书真的后先并不曾相谋的话,反而能够更加强化我们审美的惊奇与追问:为什么如此地不同而同呢?

(责任编辑:陆林)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Carnal Prayer Mat*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U Gui-chen

Abstract: Cao Xueqin'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parallel to Li Yu's *The Carnal Prayer Mat* in title, theme as well as the general narrative structure, both of them having the similar characters of "a monk and a Taoist priest". The protagonist Jia Baoyu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the analogue of Weiyang Sheng in *The Carnal Prayer Mat*; the beauty roster in the former can also find its counterpart in the latter. In addi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se two novels have a lot in common in both diction and the theory of novel writing. The autho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ust have studied *The Carnal Prayer Mat*.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former is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latter. This finding will add to the seemingly exhaustive studies of redology some new facts.

Key words: *The Carnal Prayer Mat*;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stone; beauty roster; influence on creation

^①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同治十三年刊本,卷八。

^②杜贵晨:《一种灵石,三部大书——从〈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的“石头记”叙事模式》,《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